

— 随笔集 —

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流失的岁月

尧山壁
—
著

南方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流失的岁月

尧山壁 著

南方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流失的岁月 / 尧山壁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360-7428-6

I. ①流… II. ①尧…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13665号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张 懿 张 旬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封面设计: 礼孩书衣坊

书 名	流失的岁月 LIUSHI DE SUIYUE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0.75 1插页
字 数	300,000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第一辑 作家的命运

临街小楼	003	《河北文艺》	042
梁斌的稿费	006	开天窗	045
“白宫”和“皇宫”	009	一场风波	048
大旗杆	012	冯健男	051
学习班臭事	015	诗人田间	054
写情歌的汪润	018	白毛男	057
不会弯腰的刘流	021	刘真	061
唐庄“五七干校”	024	流沙河与北戴河	063
钟铃	027	公木为松	066
田涛先生	030	仁者张峻	070
司仃	033	李永鸿	073
郭小川来信	036	邢卓	076
方纪回乡	039		

第二辑 艺术家的悲喜剧

国歌岂能修改	081	画等号	119
冯英杰焚画	084	神嘴白良	122
刘铁峰学艺	087	周惊湖	125
见赵树理	089	迷上奚啸伯	128
“枪走火”	092	齐啸云	132
忠字舞和语录操	095	梆子皇后张淑敏	137
像章问题	098	笔杆子	141
一出“三岔口”	101	大师兄	144
远的思念	104	活该	147
平山老杨	107	左武琮	150
石英	110	汪曾祺	153
都在做戏	113	忆贾大山	156
五七大军	116		

第三辑 劳模的道路

黑旗书记	161	张朴和西铺	198
常子敬	164	王志琪	201
红卫兵变脸	167	何横城	204
何耀明	170	惊雷	207
两棵树	173	老坚决	210
忆黄桦	176	耿长锁	213
军管杏树	179	贾村分地	216
张稼农	182	拔瓜事件	219
张苹先生	186	凤尾草	222
学大寨轶事	189	父亲	225
先锋桥	192	舅舅	228
沙石峪	195	马胜利	231

第四辑 庶民的浪漫

夫妻斗嘴	237	河大搬家	282
小报大报	240	宁晋牌坊	285
“保爹派”小汪	243	唐山地震	288
童话的冬天	246	黄羊山	291
香城固所见	249	生活的存根	294
11 岁的“反革命”	251	赤脚医生	296
聂家庄	254	土炕上的梦	299
千古疑案	256	白菜情结	302
想起王宝钏	259	黄骠散记	305
白卷先生和文盲诗人	262	河北一集	308
三拨子	265	天缘	311
儿子	267	猫窝沟纪事	314
收枪	270	深山来客	316
小三线	273	打井记	319
深挖洞	276	平顶房的突破	321
猎豹	279		

第一辑 | 作家的命运



临街小楼

1965年11月底，我正在北京出席全国第二次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做了大会发言，正春风得意，并没有对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警觉，全然不知它是一根毕剥作响、冒着火花的导火索，会引发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大风暴，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因为那几年已经习惯了层出不穷的大批判，诸如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以为也不过是个学术问题。

儿时看过《海公案》《大红袍》，知道海瑞是个清官，没想到这个死去了380年的海刚峰被“古为今用”了。1959年党中央上海会议，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提倡敢讲真话。毛主席提出要学习海瑞，尽管他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还例举了以海瑞为主角的《生死牌》（又名《三女抢板》）。一时间形成“海瑞热”，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6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骂皇帝》。8月庐山会议半途转弯，批判彭德怀，毛主席又提出要区分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9月吴晗又发表了《论海瑞》，加上这个观点。不久在北京政协会上，京剧大师马连良请他写一出海瑞的戏，自演海瑞。在马连良的再三催促下，吴晗写出了京剧《海瑞罢官》，1961年元旦在北京公演，剧场效果很好。1962年我分配到邢台县文化馆，乔羽正给县丝弦剧团写《铡徐猛》，也是海瑞戏，我还看了彩排。知识分子也有个别头脑清醒者，梁斌后来告诉我，一次他去孙犁家串门，问：“说是庐山会议叫人们学海瑞，要有海瑞精神？”孙犁把手一摆说：“不要信那个，你一说就

不干了。”称赞孙犁是个高人。

姚文元号称棍子，1957年打过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这篇文章更是捕风捉影，把戏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一株毒草。文章发表引起轩然大波，《文汇报》接到一万余件读者来信，对姚文元的霸道做法提出尖锐批评。但是毛主席支持，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5月，姚文元又抛出一发重磅炸弹《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表面上对准邓拓、吴晗、廖沫沙，实际上矛头指向彭真、刘少奇。1966年5月16日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革”之火迅速燃遍全国。

我是1965年底调任省文联专业作家的，《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奉命回机关参加运动。那时省会刚从天津移至保定，省文联安置在保定日报社东院，会议室在临街二楼。党组书记小于因为出身上中农，不“可靠”了，让我做会议记录。马路斜对面就是河北礼堂，正按华北会议的调子批斗省委书记林铁，口号声阵阵传来。党组里的老作家们政治嗅觉迟钝，更没有进入角色，依旧海阔天空，谈笑风生，躲进小楼成一统。

田间、梁斌、李满天，仰慕已久的偶像就在面前。他们都还不老，梁斌、李满天52岁，田间50岁，而我才26岁，像一个刚过门的小媳妇，羞答答不敢抬头。几位老作家都是老革命，田间20岁出头就成中国头号抗战诗人，当过地委秘书长、张家口市委宣传部长。梁斌1931年入党，当过县大队政委、地委宣传部长、《新武汉日报》社长，放着天津市副市长不当，到河北当专业作家、省文联副主席。李满天天事变前上北大中文系，延安鲁艺二班班长，当过新华社湖北分社社长、湖北省文化局副局长，回河北当专业作家、文联副主席。他们从来都是革命的动力，历次运动的领导者。1957年反右时，省委让梁斌主持工作，梁斌写完《红旗谱》严重失眠、高血压，推给李满天。李满天说：“不成问题，你去北京养病吧。”对他来说，那是老头脱泥钱——放下的活儿了。

田间呷一口碧螺春，吐一口香烟。梁斌肥头大耳，慈眉善目，像个大肚

弥勒佛。李满天长期下乡，晒得黑瘦，满脸皱纹，像个老农。学习中央文件和《评海瑞罢官》时，梁斌操着浓重的蠡县口音说：“听说姚文元是姚蓬子家小子。”田间哼哼哈哈说：“是啊是啊，姚蓬子是有名的叛徒。”说到江青，梁斌说：“她也在山东戏专上过学，跟我同一学校，那时不出名，出名的是赵荣琛，程派。”田间说：“她还演话剧，我在上海看过她的《大雷雨》，那时叫蓝苹。”李满天：“嘿嘿，都不是新闻。”做记录的我被吓出一身冷汗，手中的笔也早已惊呆不动了，笔记本和我的脑子都是一片空白。后来机关革命委员会夺了权，要我交出会议记录，我从容照办。上面密密麻麻，都是摘抄的社论语言，是我事后补写的。

今天想起来还后怕，当时江青、姚文元权压当朝，顺者昌，逆者亡，对他们的历史讳莫如深。1939年毛主席要与江青结婚的消息传到新四军，项英很不满意，派杨帆做了调查，向中央发了一封密码电报，反映蓝苹30年代的劣迹。电报被康生扣压下，事后又向江青告密。江青报复心极强，1955年上海“潘杨反革命集团”，这是杨帆获罪主要原因之一。凡知道她底细的人，都要一抓二关，置之死地，杀人灭口。

梁斌的稿费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成立红卫兵，宣扬“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主要任务是造修正主义的反”。北京各中学纷纷效尤。时逢工作组进校，以“反干扰”名义，把有的中学红卫兵定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被挑斗起来的孩子们幼稚而执拗，行动起来肆无忌惮，清华附中贴出一、二、三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刘少奇的名字降至第11位。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肯定“造反有理”。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并接见首都和外地进京的百万红卫兵代表。林彪号召“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之后毛泽东七次接见1100多万人，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成为“文革”初期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保定号称首都南大门，距北京不过150公里，自然得“风气”之先。红卫兵抄了林铁、刘子厚的家，让他们穿上戏装，勾了花脸，游街示众。各部门当权派都被戴上高帽，或剃了阴阳头，拉到总督府大旗杆下，像耍猴一样批斗，只有省文联依然死水一潭，没有动静。

当时省文联编制56人，还没有满员，工作有声有色。长篇小说位居全国之首，短篇小说、诗歌、戏剧名列前茅。十位老作家都是“三八式”，主持工作的党组书记田亚夫谦谦君子，文质彬彬。平时大家忙于业务，没有什么矛盾。少数工勤人员，受社会思潮影响，不满“三名三高”，想起来“造反”，受文化水平所限，也难于搞出名堂。占机关大多数的业务人员，本来

就是“文艺黑线”的追随者、既得利益者，本质上是“保皇派”，保持沉默。这样才招致“革命输入”，一批又一批“造反派”进来煽风点火。

第一批上门“串联”的是省直文艺部门的红卫兵，闯进机关大批判会场，听了几句就表态，夺了发言稿摔在地下，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你们是假批真保。”

第二批闯进来的是保定市红色文艺兵，上来就在大门贴了标语：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都是业余作者，以往都是登门求教，如今在老师和编辑面前也有点抹不开面子，雷声大雨点小，折腾了一阵儿就撤了。

第三批杀进来的才是真正的红卫兵，满城县三线厂的初中生，个个腰扎牛皮带，脚穿翻毛皮鞋，生瓜蛋子愣头青，鸣儿呐喊，摔摔打打，还安营扎寨不走了。稍不留神就把梁斌绑架过去，拳打脚踢，强迫拿出两千元稿费，置买扩大器、高音喇叭，用来大批判。还说这叫“取之于黑，用之于黑，狼毛出在狼身上”。两千元稿费却触到梁斌和作家们的伤心处。

梁斌1927年参加“少共”，出生入死，英勇顽强，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1953年起呕心沥血，历经四载，修改八遍，完成长篇小说《红旗谱》。这部鸿篇巨制震动了中国文坛，被誉为里程碑式作品，是一部展现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历史画卷和壮丽史诗。先后发行500万册，译成七国文字。195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按合同千字15元，5万册一个定额，第一版稿费4万元，属于高稿酬。当时正刮共产风，不少人红了眼。有人告他争稿费，引起中宣部的注意，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远千里让他去说清楚。梁斌到了中宣部文艺处，见到林默涵，才知道一个内部刊物登了这封告状信。林默涵不以为然，给那个刊物打电话，生气地说：“你们愿意给人家那么多嘛。”

这时河北省和天津市合并，省会搬到天津，省文联分到营口道58号一座小楼。开门第一件事就是开大会，号召作家交稿费，矛头指向梁斌。女作家司汀悄悄对梁斌说：“交吧，不交不行啊。刮共产风，我们都交了。”说着流下了泪水。梁斌找到远千里：“交多少？”远说：“我光着屁股来，光着屁股走。”梁斌是个血性汉子，看不交不行，把省文联秘书长李盘文叫来说：“我交3万元稿费，支援国家建设。”

交了3万，还嫌少，策划开梁斌的会。梁斌去找老朋友、省文化局长路一拜年，路一指着柜橱说：“雪克（《战斗的青春》作者）送稿费来了，7000元，他都交了。”梁斌感到祸从天降，来头不小，又去找远千里和路一，老朋友，两人一人一句，一人又一句，不明不白。又找省文联主席田间，副主席康濯，也顾左右而言他，似有难言之隐。最后找到宣传部长朱子强，把稿费问题如实说来，并告诉他：“林默涵为了这件事情，又在宣传部内部刊物上发表了文章，表明了中宣部的态度。”并说，“（与出版社）订了两次合同。这是劳动所得，不是偷来、摸来的。”朱子强红了脸说：“告诉他们，会不开。”并且不好意思地说，“省委有的人说，梁斌写了一部书，拿了20年的工资。”梁斌是行政十级，每月200元，20年正是4万多元。

不久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来天津，召见梁斌，听到稿费一案有些发火：“4万块交3万？”对河北的做法很不满，下午开大会，周扬当众讲了两条：一、搞得过火的，要道歉。二、搞错了，要退赔。散会后，梁斌一步步走出会场，朝着太阳叹了一口气：“好艰难的路程啊！”不久，省文联的会计把3万元支票交回梁斌家中。

老作家半生心血汗水，用健康换来的劳动所得，当年那么大阵势都没有失去，今天被一群毛孩子轻易地抢走了。文联的干部觉得，再不能沉默下去了。

“白宫” 和 “皇宫”

接到临西县委侯殿峰来信，说冠县二中红卫兵8月27日掘了武训墓，抬尸游街，最后焚尸扬灰。大概考虑到通信安全，不敢透露一点不满情绪，简单的百十个字。字迹都变形了，不难看出他握笔的手在颤抖，心在颤抖。最后一句是：这下江青同志可解恨了！

只有我明白，这是一年前我们两人谈话的继续。去年去临西出差，认识了这位朋友，一个文学爱好者。他是武训师范的毕业生，对批判电影《武训传》看不惯，想不通。武训是本地堂邑县人，在临清一带行乞办义校，被当地视为圣贤。孙瑜执导，赵丹主演的这部电影备受欢迎。1951年却被批判：“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华民族”，“是一个骗局”，“反动宣传品”。江青亲自带领一班人，写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还针锋相对地拍了宣扬武装起义的《宋景诗》。12月殿峰又来信，说北京师大红卫兵到曲阜孔庙，砸碑、挖坟、烧像、毁书，造成一片废墟。

这就是红卫兵运动第一个高潮——“破四旧”，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保定红卫兵闻风而动，从改路名、店名、影院名、公园名开始，一切被认为与“四旧”沾边儿的事物都成为破除对象。保定女中改名“要武战校”，女孩子穿军装，扎皮带站在街头，对视为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动，如把长辫子剪成齐耳短发，剪断“牛仔裤”的裤管，剥去皮鞋尖头。见细瓷就砸，见字画就撕，见红木家具就烧。把从机关和各家各户抄来的书籍大卡车拉到东关造纸厂，堆积如山。省文联资料员沈虹菲紧张得

快神经病了，在资料室门上写“机要重地”，一天到晚守在门口，随时准备与闯进来的红卫兵拼命。按红卫兵的标准，她管理的全是“封、资、修，大、洋、古”。特别是内中有一套古本《金瓶梅》，河北省属机关只有两套，一套在河北大学，一套在省文联，被视为镇馆之宝。当时政策规定，只有副教授以上级别的专家才能借阅。

打、砸、抢、抄、抓，成为红卫兵的专利，谢富治领导的公安部发布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红卫兵更加无法无天，头脑一热，大胆设想，再去求证，想抄谁的家，破门而入，翻个底朝天。文联机关红卫兵也学了这一手，要抄田间、梁斌、李满天的家。先排除李满天，因为他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去昌黎农村落了户。送人下乡时知道了家底，除了床板、被褥，就是一些书刊杂志。而田间、梁斌就不同了，田间住北京后海北沿一座四合院，梁斌住天津黄家花园南海路一座小洋楼。派大卡车，三上北京，三下天津，取得重大收获。经过一番设计，布置了两个展室，召开现场批斗会。

田间展室称作“白宫”，因为他经常出国，带回来一台黑白电视机，大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还有一些录音机、照相机、油画、相册、旅游纪念品，都被视为崇洋媚外的证据。最重要的是一包袱资料，有阎锡山的布告，日本人拍摄、印制的平阳、阜平、唐县惨案，烧杀奸淫的照片。以为抓住了铁证，可以定他为汉奸、特务了。其实是田间在担任雁北地区秘书长时，攻破日本据点收获的战利品。经组织同意保存下来，当作写作参考资料的。

梁斌的展室叫“皇宫”。因为抄回来的是一些笔墨纸砚，古玩字画。据梁斌回忆，最心疼的是用《红旗谱》稿费，从荣宝斋买的几幅国画。一幅是齐白石晚年的得意之作，还有自题：“窗外留得破叶，风光已是残秋，萧萧一夜冷雨，白了多少人头。”一幅是吴昌硕84岁时为弟子启之画的大幅梅林。梁斌见过故宫博物院相同的珍藏，不如这一幅好，要200元，他没还价。再一幅是吴昌硕的墨荷，自题：“荷花荷叶墨汁涂，雨大不知香有无，天池雪个呼不起，看谁好手谁野狐。”是吴老晚年之作，笔墨淋漓，艺术珍品，花170元买下。梁斌自己画画多年，深知它们的艺术价值，悬挂壁间，得意地说：“此后数十年，京津各地能与此三幅杰作相媲美者已经没有了。”如今它